



木屐 踩过的 岁月

思
静



朱辰

踩过



过的
岁月

思
静

书 名：木屐踩过的岁月

作 者：思静

封面设计：陈明华

电脑排版：陈敬蓉

出 版：玲子大众传播（新）私人有限公司
LINGZI MASS MEDIA (S) PTE LTD
Blk 52, Kallang Bahru #04-17, Singapore 339335
Tel: (65)2935677 Fax: (65)2933575

发 行：友联书局（新人）有限公司
UNION BOOK CO PTE LTD
Blk 231, Bain Street, #03-01, Bras Basah Complex
Singapore 180231
Tel: (65)3367237, (65)3373733 Fax: (65)3386306

承 印：跨世纪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CROSS CENTURY PRESS PTE LTD
Blk 52, Kallang Bahru #03-07, Singapore 339335
Tel: (65)2993212 Fax: (65)2994850

出版日期：2000年2月初版

国际书号：ISBN 981-04-2230-X

定 价：S\$12.00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一个时代的结束

《木屐踩过的岁月》序

黄叔麟

从思静女史 1994 年出版第一本著作《我是妈姐的养女》，到现在第二本著作《木屐踩过的岁月》的出版，前后只是相隔短短的六年。可是这六年来，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变化，却是非常迅速的。触目所及，都是“多少事，从来急。天地转，光阴迫。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”

所以，回想六年前拜读思静女史的《我是妈姐的养女》，只感觉到她在写着一个时代的由黑暗走到光明。而如今，拜读她的《木屐踩过的岁月》，却一直感觉到她的笔下，正在写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这个结束了的时代，不仅仅是一个华人社会的时代，同时也是整个新加坡社会的一个时代。

从《我是妈姐的养女》，到《木屐踩过的岁月》，思静女史绝大部分的篇章，都写牛车水，写牛车水昔年的小市民，以及小市民们的贫穷、简陋的生活。

今晚，我一口气把《木屐踩过的岁月》读完，我的感情始终被她书中许多陈年旧事缠绕着，而不由自主的跟着她的作品，一同呼吸、一同叹息。

这种感觉，有甚于我年轻时代拜读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中年时代拜读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。为什么？因为呼兰河和北京城

南，都离我太远了，而牛车水却是最熟悉的地方。在牛车水，我认识过许多摆地摊的小贩、许多开店铺的朋友，他们之中，有许多至今已与我，成了忘年之交。

我们家里的许多旧书、旧杂志，都是我年轻时在牛车水的旧书摊，以十分低廉的价格，陆续买回来的。我生平第一副眼镜和第一双皮鞋，也是在那儿很便宜的买到的。那儿有一位招牌叫“天公社”的测字先生潘十一，曾经收了我五角钱，只凭我写一个字，就测出了我的妻子，绝非我当时的初恋情人。

在东方戏院的左邻，中洲园咖啡店的隔壁，有一间脚车店，我时常去借用他们的电机充气管，来给我的脚踏车轮胎充气，而他们竟从来不曾厉声地赶我滚开。

遥想讲古大王李大傻先生在生之日，也经常约我到大华戏院对面那家叫“琼乐轩”的咖啡店叹世界。有一次我去订了100盒蛋糕，那经常和我说笑的海南老板，立刻问我是不是要结婚了？

我年轻的时代，每年农历除夕，我们几个没有钱的穷同学，都会相约之后，一同挤进人山人海的广合源街年市。不是为了买年货，而是到那儿的裁缝店去，选购人家付了定钱定制，但过期却没去付清领回的裤子。这样的裤子每条只卖五六块钱，不但“平到你笑”，而且裁缝师傅还可以再为我们量身后当场修改。这样，我们就都有了新的裤子，穿着过年。

对于牛车水，我太熟悉了。如果要我谈谈陈公泰酱园、谈谈和合面家、谈谈陈李济酒庄、谈谈大华戏院和东方戏院。或者谈谈街边那些水果摊、凉茶摊，谈谈南府酒楼的大包、烧卖、饭菜，创记的烧腊和鸭脚包，谈谈珍珠巴刹、南天酒楼……大概我都还能够如数家珍。我年轻的时代，跟牛车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，因为我也是出生和长大，在牛车水附近的一个小市民。夜夜，我都在那一带游逛的，除非下雨。

近年来，听说牛车水已经翻新了。我从报章上读到许多议论文章，那些文章几乎都在批评，现在的牛车水，已经失却了它昔日的风貌和魅力，它已经不像牛车水了。

这些话其实也是对的，我偶尔经过牛车水的时候，一种奇怪的、却又是无可奈何的感觉，就不期然的往我心的深处袭来：我所熟悉的牛车水已经不见了，我见到的却是我所不熟悉的牛车水。

从前王安石重游西太乙宫壁时说的：“今日重来白首，欲寻故迹都迷。”不正是我这种奇怪的、却又是无可奈何的感觉吗？

所以，思静女史的《木屐踩过的岁月》，正是写出了“一个时代的结束”。

因为，在她妙笔细腻地刻划之下，我们见到吃木薯、番薯、吃焖熟的榴梿核以充饥的时代，结束了；旧衣摊成行成市，用破瓷和锈刀的时代，结束了；到公共水喉去洗衣、洗澡，去挑水回家备用的时代，结束了；乞丐乞讨、抢食，父女一同拉弦卖唱的时代，结束了；红头巾和妈姐的时代，结束了。

如今，笨重的木屐早已被轻便的拖鞋取代，信托局已被建屋发展局取代，作为燃料的木柴和木炭已被煤气取代。屎巷不再是为倒粪便而设，家家户户已经有了卫生的厕所和浴缸，就连洗澡也有热水设备了。

然后是“哥士治”、和丰视、战车肥皂的时代也结束了。今日我们的肥皂、肥皂水、肥皂粉，都已分门别类，各司其职，我们要洗什么，或者要洗身上某一个部位，就用某一种。

其实，不仅仅是梨春园的时代已经结束，即连天演舞台，大华戏院的时代，也已结束了。名伶薛觉先、马师曾、何非凡、新马仔……他们辉煌的时代，不也已经结束了吗？

难得思静女史还记得“狗仔唛留声机”，这玩意儿曾经伴过我们这一代的人，走过了没有玩具的童年，它曾经是我们的最爱，我

至今还记得它曾经喊过：“百代唱片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《宇宙锋》。”可是在高科技的激光唱片和VCD到来的很多年前，它的时代也已结束了。

从前，哭肿了双眼才上花轿的新娘、男宾闹新房的劣俗的时代，如今也都让新潮的婚礼，不必下令而结束了。思静女史详细描述了“大妗姐”，我们潮州人也有，叫做“青娘母”，在那个劣俗横行的时代，她们的任务，是来保护那个可怜的新娘的。如今，她们的时代，也随着劣俗的结束而结束了。

至于“空中小说”，李我、邓寄尘的时代也结束了。50年代飘扬女士在丽的呼声主讲的长篇小说《我结婚十年》，原著是苏青女士，她写的是她自己遇人不淑的婚姻悲剧。后来她还写了续集、续集不比前集精彩。空中也没有广播，十年前她在杭州逝世，她一生经历过好几个时代，而那些时代，也都一一结束了。

我们这一代的人，老了。真的老了。所以这时来拜读思静女史著的《木屐踩过的岁月》，心灵的深处，自是难免要说起“往事只堪哀，对景难排”的痛苦。

但是，当我们已经拜读过思静女史的《我是妈姐的养女》，并感觉到我们已经从黑暗走到光明的时候，则这样的一个黑暗时代，自是应该让它结束而不必有遗憾的。

每一个时代，自有它的兴起，也自有它的结束。所以罗贯中才会说：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”

可怜的是我们这些小人物，既不能改造时代，就只能期盼着有一个好的时代，让我们好好地生活下去。

如今，一个黑暗时代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对它的缅怀，却还是必要的。因为我们毕竟是走过了那样的时代的人。

如今，牛车水变了，我们也不必再到牛车水去找寻陈年旧迹，

它的陈年旧迹，都已一一记录在思静女史的《木屐踩过的岁月》。她为新加坡的历史，留下了有迹可寻的点点滴滴，而这些，都是她的生活、她的体验。

她的文章，处处感人肺腑。正是因为她的文章，都是她的体验。我尤其佩服她的观察入微，和她的思考能力。她因此每当娓娓道来，就都顺理成章、水到渠成，都是佳作。

六年前我拜读她的《我是妈姐的养女》时，曾经说过，“走我们写文章这条路的人，教育程度不是最重要的，学位和文凭也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长期不断地努力进修，和长期忠实和坚强的生活。生活是创作的源泉。”

如今，我依然坚持我的见解，因为思静女史只是战后在养正学校读了四年小学的作家。她的作品，是她几十年来不断努力进修、时常观察思考之后的艺术结晶和生活结晶，尤其是，她写出一个结束了的时代的结晶。这个时代，今后是不可能再来的。

同样是走在写文章这条路上，我走了好几十年，毫无成就，我是很惭愧的。但我一直承蒙思静女史看得起，我因此又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。我是非常诚恳和专心地拜读她的每一个篇章，而后说出我的所有感受的。

我的所有感受，是一位好作家，必须为一个时代留下足迹，尤其是一个被结束了的时代。这些，思静女史都为我们做到了。

是为序。

2000年1月16日夜

目 录

卷一 ◆ 狮城往事

- 11 ① 铁蹄下何以求饱?
- 17 ① 百家衣·破瓷·锈刀
- 21 ① 公家水洗百家事
- 26 ① 人声乐声 声声入梦来
- 32 ① 红头巾 蓝灯笼
点滴上心头
- 39 ① 木屐踩过的岁月
- 45 ① 住在文忠路
信托局屋的日子
- 50 ① 镇暴车的演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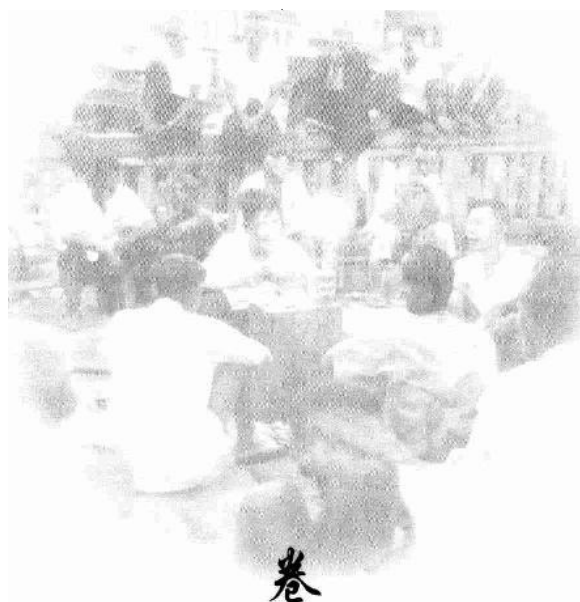
梨园旧事花絮

- 53 ① 梨春园话旧
- 54 ① 上酒楼看大戏
- 55 ① 女伶唱曲
- 56 ① 留声机与《曲本》
- 57 ① 伶王暮日
- 58 ① 由非凡到平凡
- 60 ① 新马仔二三事
- 62 ① 青出于蓝

- 63 ① 牛车水婚嫁旧事
- 69 ① 从空中小说到广播剧
- 76 ① 华人马戏辉煌年代

卷二 ◆ 岁月有情

- 83 ① 过年的新衣
- 89 ① 谁要买花啊?
- 92 ① 朱叻沙
- 95 ① 母亲走了
- 99 ① 那真是一场噩梦!
50年代产妇的痛苦经历
- 113 ① 妈姐养女请妈姐
我与妈姐的故事
- 135 ① 后记



卷

一

獅·城·往·事

靜繪閑描世俗情
思新念旧沧桑話

黃大禮寫給思靜的嵌名聯

铁蹄下何以求饱？

日治时期小市民的食



这是日治时期留下的一幅漫画——全部财产，吃光卖光，一碗稀粥，合家分享——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民生之苦。

掺杂着碎石沙粒、布满大虫小虫的蛀米；饭粒灰黑的“石灰米”；杂有铁屑的“铁屎米”；发出蛀牙腐臭味的“牙屎米”——你能否想象，这些叫人作呕的“坏米”，便是新加坡沦陷时期，本地一般市民的主粮？

转眼又快到沦陷 52 周年纪念了。趁记忆还未减退，写下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日子中，小市民吃的点滴。

日治时期，物资缺乏，很多粮食都由官方按家庭人口来分配，人们要凭配给证排队购买，先到先得。配给的粮食，价格比市价低廉，然而东西不能挑选，买到坏的也不能更换。比方说，很多人清晨便排队，辛辛苦苦买回来的木薯和番薯，很多时候是劣质的。木薯可能生水而爽硬，煮熟很不好吃，番薯可能“生沙虱”（表面完好，内里发臭），根本不能吃，得全部丢进垃圾桶，浪费金钱和时间。

“牙屎米”垢黄腐臭

记得吃过多多样化的配给米。初期是掺杂着碎石子、小沙粒和壳粒的米碎、糙米和蛀米，全布满蠕蠕而动的大虫小虫和会飞的谷蚜。买回家后立刻要动手拣出害虫，煮饭淘洗时往往要倒掉一半蛀通的坏

米，对贫穷家庭来说是百上加斤。

有一种灰濛濛的“石灰米”，无论搓洗多少遍，煮好的饭仍然灰黑。另一种杂有小小铁屑的叫“铁屎米”，也是灰黑的。这两种米不但难吃，而且对人体有害。还有一种黄米叫“牙屎米”，垢黄的饭散发出一阵阵蛀牙的腐臭味，想起都会作呕。

在和平到来之前几个月，配到一种仰光“大肚米”，米色白，黏性强，颗粒大而无异味。许多家庭主妇初时常把这种米煮成“三及第饭”，就是上面水分不干，中间是生米，下层已经成焦。后来有经验，知道水要少放，大滚便抽出柴枝用炭火余烬焗熟，煮出的饭才比较像样。那是日治时期我吃过最好的白饭。

由于米粮配给不足，几乎餐餐都得搀些杂粮，如芋头、番薯、眉豆、花生、红豆、黑豆等等，与米一同煮粥或煲饭。后期更以一种小红粟粒磨粉，煮糊或做汤丸来替代饭餐，而虾米和江鱼仔、番薯叶、薯仔菜、沙葛，都是常吃的廉价配菜。

红棕油面包硬如石头

居住在牛车水的人家，很多被分配到二马路珍珠巴刹买猪肉。由于配给量不多，穷人即使买到一片薄薄肥多瘦少的猪肉，也非常高兴。因为肥肉可以炸出香喷喷的猪油，下几滴去炒菜，感觉味道特别好。

市面上也有不需配给的黑市猪肉出售，不过很贵，而且有的摊档用山猪肉冒充。山猪肉很瘦，不带脂肪，但煮熟后肉质硬绷，不好吃。当年人们因怕买到这种冒充货，定要看到肥夹瘦的猪肉才放心买，而不会买全瘦肉。从前没什么人吃山猪肉，它现在却成了野味。

想起配给的食油，现在也觉得怕怕。日治初期还可买到花生油，但后来只有化学油、椰油和红棕油。化学油据说是放生苏打下去提炼的，入口涩喉，吃多了喉咙会烂。椰油煮菜，带有浓浓触鼻的异味，很多人都吃不惯。红棕油油质浓厚，煮的菜又红又腻，难看难闻更难下咽。用红棕油做出黄中带红的面条，吃过都怕。而更加恐怖的是以红棕油混合茨粉做成的面包。这些面包即使新鲜，也现出红绿和黑点斑驳的色素，好像收藏很久发霉的样子，看了要倒胃。当天吃还可以



妇孺在菜馆后门排队买“菜脚”。小孩摆摊卖小吃，是日治时期常见景象。（图◎林锦忠）

用牙咬开，隔一天就好像石头一样硬了。但因为无可选择，只好照样买来果腹。

“菜脚”是美味佳肴

沦陷时期固然有很多人难得两餐温饱，但也有人发了战争财大吃大喝。酒楼菜馆每次把人客吃剩的残肴全部倒在一个大煲里煮滚，留待隔天弄热当“菜脚”卖出去。熬过上汤的肉块，已变成没有半点鲜味的肉渣，也同时推出售卖。每天下午一两点，就有人拿着汤碗或漱口盅，排队等着在后门出售的“菜脚”与肉渣，买的时候也是不能选择的。

我家后巷邻近有家小菜馆。母亲不时叫我去排队买“菜脚”，有时“菜脚”卖光了，买到肉渣，是我最不喜欢吃的，纵然多放酱油去煮，也只有咸味。母亲却认为肉渣比较卫生，不必吃人口水。我当时还是孩子才不理睬那么多！“菜脚”汤鲜味甜，油水足够，只要放下茼蒿菜同煮，便成为美味佳肴。有时捞到一块鸡肉、几条鱼翅，或小

团燕窝，真是乐不可支。可惜这种口福也不能长有，接下去的日子，买到的只是一碗没几片肉的菜汁，后来连菜汁也买不到了。

缺少粮食有人饿死

由于缺少粮食，很多人营养不良，百病丛生、患脚气、水肿病的更不少。街上讨吃的乞丐讨不到食物，情况更惨。他们大多衣不蔽体，身形干枯，双脚肿大瘀黑有如象脚，皮肤裂开，腐肉流着鲜红血水和发臭的黄青脓液。有的肚子胀到好像一个大圆球，四肢却瘦小如柴，样子令人惊怕，他们生病没有医药治疗，只好眼巴巴可怜的睁着眼等死。

时常有人们谈论着，在大街小巷里，或某家的楼梯底，发现有饿死病死的乞丐。我亲眼看过的就有好几个。有一次在上午九点多，我走过二马路陈李济酒庄的后巷，见到垃圾堆旁，一个刚断气不久，圆睁双目的乞丐靠着墙壁，上身没衣穿，盖着半张破烂草席。他发黑的双脚，烂肉裂开露出骨头，蛆虫在腐肉上蠕蠕而动，很多苍蝇在吮吸脓血，看来实在可怕。后来有个好心的行人上前用旧报纸盖住他的脸；这样的悲惨下场，人们其实已是见怪不怪了。

煮榴槤与“尖不腊”核吃

日治后期，当榴槤和“尖不腊”（编按：马来语 Chempedak 之音译，水果名，即珍蜜梨）上市时，牛车水有些人穷到要拾取别人吃了果肉丢在地上的核，拿回家洗干净，放水加盐去煮来吃。煮熟的榴槤核爽硬不松，没什么味道，“尖不腊”核则松松香香，类似栗子，相当好吃。有些人为了省一点菜钱，到批发蔬菜的地方，等着菜贩割下不要的菜头和撕掉的老叶黄叶，拾回家里腌成咸菜。有的家庭用黄豆煮熟，放盐捞面粉做面鼓。连榴槤壳也有人拾来晒干当柴烧。总之那年头生计彷徨，一切开支，都得尽量节省。

经过悠长的三年多日治生活，很多战前八九岁的儿童都长大了。他们生不逢辰，遇上时难年荒，没有上学机会，也找不到做学徒的门路，只好用一两个装牛奶的木箱做成简陋的档口，在住家附近摆摊当小贩，赚点零用。



和平初期，英国红十字会和圣约翰救护队回到本地，设立多个救济站，喂哺饿坏的孩子。

和平前的特殊小吃

孩子们在下午多卖些红色或青色的水蓊，五六个用椰骨穿成串，蘸点加辣椒粒白糖的黑酱油同吃。一些精打细算的儿童，趁尼路静方女校校园里树上水蓊成熟时，拿根竹竿带着篮子去偷采，回来做无本生意。

日落黄昏，牛车水热闹的道路，充满烧烤鱿鱼的香味。只见孩子们的牛奶箱摊档上，放着鱿鱼干，一只分剪成三四块出售。他们把鱿鱼片放在炭炉上烤到微焦，香气四溢，再放在砧板上用小锤锤几下便卖出，客人趁热用手撕着吃，滋味无穷。鱿鱼摊还兼卖涂上虾膏的沙葛片。

记忆中，水蓊蘸黑酱油、烧鱿鱼、虾膏涂沙葛片的特殊小吃，是当年才开始有的。当时卫生糟透，街上处处垃圾堆积，苍蝇满天飞，围绕在食物上。但喜欢这些小食的人，依然在街上买来，一面赶苍蝇一面吃。

除了有人摆摊卖小吃，也有人沿街兜售食物，我和妹妹，便曾向一个家庭主妇拿了一些椰子糕，在上下午多人买菜的街道走动叫卖。

每卖出 100 件，我们可赚 20 件的糕饼钱。很幸运的卖不到一个月便和平了。

* * *

当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，而英军还未抵步时，市面上谣言满天飞。有人说英政府将不会承认香蕉钞票，日本纸一文不值。于是大家都抢着把手上的日本纸拿出来大买东西。但做买卖的人也不笨，他们有些干



日治时期的钞票——香蕉票，在日军投降后，立刻变废纸。

脆不收香蕉票，只收英币，有些则采取观望态度照收，把价钱提得高高。物价不断上涨，平日卖 5 元一条的猪肠粉，早上还卖 10 元，下午便要 20 元，再过一天卖 50 元、100 元、500 元、800 元，到最后的 1000 元，也有人买来吃，为的是要把手上的香蕉票用光。但如果用旧铜仙买猪肠粉却是一占一条。这是我亲眼看到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香蕉票后来真的一文不值，很多做买卖的生意人，赚到大袋大袋的昭南钞票，结果都成了废纸，一场欢喜一场空。

1994 年 1 月 2 日《联合早报·根》